

旅行家

在高山遇见自己

我的山水十年

青衣佐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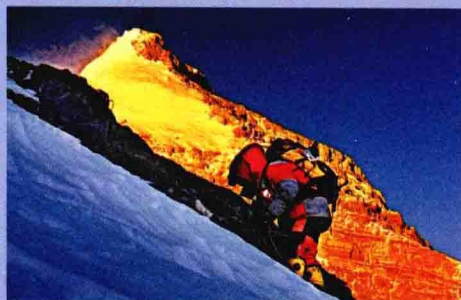


十年跋涉，巅峰重生，通向心灵之路

在珠峰海拔8650米最危险的刃脊上，青衣佐刀独自面对
低压缺氧、高空风、低温高寒、脱水、崎岖地形等
珠峰五大杀手的联袂挑战……

中国首位
登顶珠峰的教师
根据作者意愿
本书所得稿酬
将全部捐献

 中国地图出版社



在高处遇见自己

我的山水十年

青衣佐刀 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高处遇见自己: 我的山水十年 / 青衣佐刀著. --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31-7640-1

I. ①在… II. ①青…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397号

策 划 池 涛 余 凡
责任编辑 于至堂
审 校 王 毅
出版审定 余 凡
宣传策划 张书龙 刘秋杉

在高处遇见自己: 我的山水十年

Zai Gaochu Yujian Ziji: Wo De Shanshui Shinian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邮政编码	100054	印 张	20.5	
网 址	www.sinomaps.com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刷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230mm	定 价	49.00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7640-1/I·1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电话: 63533909, 如有图书内容
问题, 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联系方式: dzfs@sinomap.com

《在高山遇见自己》序

青衣佐刀

没想到《永无高处》出版后半年多就卖断了，会再版，会以《在高山遇见自己》为名，出全新图文修订本。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我的写作，却关系山水。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

在一个混乱和绝望的时代里，这句话耐人寻味。它道出生命体征里不可抑制的生长特性，涵盖了包括山水草木世界及其间的芸芸众生。从人类嘴里说出，是无奈，也是一种绝不回头的坚信。

在2003年5月以前，我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堡里，一度以为那里业已崩塌的一砖一瓦都真实可信。直到有一天，我带着梦想，走进了那个山水草木的世界。在那里，我哭了，共四次。每次哭过，心，就像被泉水洗过一样，透明、清澈。我终于发现，人性与山水草木世界的灵性可以相通、共振。幸运的是，至此以后，我的生命得以与山水相连的方式呈现。第一次，是攀登；第二次，是摄影；最后一次，是写作。

写作，对于我，比前两次都难。我觉得那像是在风雪中追逐自己苍凉的背影，不仅苦行，且时常须触碰灵魂，如此，便会痛及神经。加上自己读书本就不多、不精，又多为乱读，缺少写作技巧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为此，我对写作抱有的基本态度是羞愧与羞涩交加。

这本书的出生，我想过，首先还是得益于“敬畏”二字。“敬畏”是种态度，首先是对山水。而对写作的敬畏则缘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书，那些能写出书的人在我心里都有“神明”一般的地位。后来，当自己也尝试去写作时，觉得它虽然没有攀登和摄影来得直接、彻底，却也有种深刻、持久、令人回味于心的力量。只是我深知自己文字功底浅薄，便想到要借助前两次的存在，去做弥补。唯有“敬畏”，才让自己坦诚灵魂，倒逼自己只说真话，谈及最真挚的情感，这样也许才会产生一点可读的价值。

但，这还远远不够。以至于当这本书出生时，我甚至羞怯到没有勇气去打开它。我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十几天没有翻过一页。

PREFACE

好在，我可以用这本书去做另一件事。2012年暑假，正值这本书还在编辑阶段，我与14岁的儿子及15岁的表弟骑行川藏。在到达拉萨的第二天，我和儿子坐中巴，用半天时间去了浪卡子县。在县教育局，我表达了想将这本书所有的稿酬和儿子一点压岁钱捐给道布龙村完小的孩子们买教具的想法，并强调，虽然这笔钱不多，但还是想专款专用，因为我后面还要将自己卖书的所有利润捐出来，想做个长期资助项目。在从拉萨出发前，我在电话里就提出捐助的前提：不接受宴请，不接受宣传。我想让儿子静静地去感受心里一些能让他自己柔软的东西。所以当那天办好事，我与儿子坐在街边一个空荡荡简陋的小餐馆静静地就餐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空气中、阳光里漂浮着的上上下下的尘埃以及那一缕舒心印迹。那一刻在自己的心里，竟产生了一种从未曾有过的充盈、愉悦、温暖、自由和满足的感觉。那次，我明白了帮助的真相，其实就是救赎自己。

这本书能够出版并再版，一部分是借助了网络力量。在这里，必须感谢“涯叔”。

“涯叔”就是天涯，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虚拟江湖社区。是“涯叔”让我在其平台上实现了生命转变形式后的第一次呈现，并因此被评为“天涯十大旅游达人”。久之，终于混得一丝小小名气，以至于有天我在天涯上收到一位粉丝的消息，说是想出版我的书。那位年轻人是出版社编辑于至堂，是我第二个要感谢的人。说实话，爬山，再陡，我都不害怕，但一谈起写书，就感觉缥缈、心虚，在此之前，我已经回绝了好几家出版社的约稿。但最终，我被小于的执着和认真打动，在忐忑不安中答应了他。

但，说到底，前面提到的那个山水世界才是这本书出生的子宫。在这里，我必须多谈点山水。

人类真正的母体是大地，滋养人类的是山水。大地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犹如母子，山水就像脐带，是一条人与自然相连的秘密通道。以前的人都认同人类归属自然，认同自然的主体身份，他们以土地为生，崇尚和敬畏自然，魏晋以来，更是一度出现了许多山水诗人、画家。历史上常有许多有智慧的人会选择一片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归隐之地，比如陶渊明。现代工业文明实际上却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人们变得自以为是，许多地

方平山填水，造起城市，再用钢筋水泥将自己禁锢在一个个狭小的空间，人们渐渐失去自由，有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而这种物欲没有节制的结果，导致人们原本自然身份的逐渐丧失，进而变成权奴、钱奴、房奴等。人与自然的通道就此堵塞，人类失去了源头，以至于风水倒转，节气失调，各种灾害、疾病层出不穷，人类的苦难就此连绵不绝，这是时代的悲剧，这也是绝大多数城市人没有归属感的原因，没有了山水，地气从何而来，怎么滋养？

我对山水的记忆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家里很穷，我父母是地质队员，父亲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右派，一家人住在一个叫新桥的乡村。在那里，我得过一种因为极度缺少营养才会患上的病，叫“痞积”。用针在手指上一扎，流出的不是血，而是粘稠状的黄色液体。那时，家里没钱买鱼买肉，于是能干的大姐就经常会在晚上带着我去河边、池塘边，有时是十多公里外的水库“扳虾子”，或者星期天会带着我去山上“打毛栗”。

“扳虾子”的网是用地质队发的纱布口罩拼接成的一块不到一米见方的方块，支架是两根十字交叉固定好的竹枝子，将纱布四个角绑在十字交叉的竹枝的四端，在半块长条形砖头上方平面左右各掏二个孔洞后，将砖头绑在竹架十字交叉的下方，再用一根不到一米的绳子一头拴紧在竹架的十字交结处，另一头拴在一根长竹竿上。“扳虾子”的饵料是用榨油坊的碎油饼与炒熟的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的，很香。来到水库边以后，先将饵料塞满在砖头上的二个孔洞里，然后将网慢慢沉到水里，等那些虾子来觅食。“扳虾子”要等，要学会安静才行。我就经常那样坐在水岸边，一待就是一个夜晚，有时困了，满世界的蛙和蟋蟀的叫声会慢慢与我迷迷糊糊的梦境连成一片。在山上，“打毛栗”走累了，也会停下来休息，这时耳边除了好听的鸟鸣和风拂过树枝的声响外，四周会呈现一片苍翠的寂静。现在想来，我对山水那种天然的亲近感可能就源于当初那些声响对我的持续浸润。

山水对我的影响和改变也并非立竿见影，我也有过完全脱离山水的日子，过去那段经商经历，确实将我“三观”尽毁。轻狂、浮夸都不足以形容我当初的自以为是，只是后

PREFACE

来的攀登，又让我得以在高海拔极限环境的磨难中渐渐找回自我。尤其是那次珠峰遇险，恍若重生的经历直接将我的攀登从对高度的探索变成了对自己内心的不断反省。

后来，攀登不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发现的愉悦。我重新在攀登中找到了山水，又在山水中找到自己，并因内心引起的震荡，催生出对这个星球的无限感恩。我决心即便没有能力去做地球的卫道士，起码也要成为一名忠诚的山水侍奉者。而山水自若，如何把握，关系整个星球和人类命运走向，我们人类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也许，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只是小事，毕竟还遥远，但对于我们子孙来说，则比天大。以至于后来，小于要我为《在高处遇见自己》起个副标题，几乎没有多想，我就在稿纸上打出：我的山水十年。

正因为如此，我将书的稿酬悉数捐出，与品格无关，却能归于自己对山水身份的一次再认同，是自然而然的一次流淌。

此外，《永无高处》发行期间另外两件事的发生，也足以影响我今后人生的脉络走向。

一是关于我的好友杨春风。他是为本书写序的中国民间最具攀登实力、即将完成对14座8000米级独立雪山攀登的攀登者。他死了。他是在2013年6月23日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雪山过程中，被塔利班恐怖分子用手枪顶着脑门打死的。我们曾经连续三年一起攀登雪山，他的死，对我造成的心理冲击不小。我写了《一本没送出去的书》，这篇文章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2期上。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但我最想说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攀登。最后，我写下两个心愿：

是呀，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想了想，决定先做两件事。一是写篇悼念文章，二是自己买些春风为我作序的书，所有利润全部捐给春风的家人。还有一件，是为自己做的，也是为了纪念：等儿子上了大学，我攀登的第三座8000米雪山，必是道吉拉里。

道吉拉里那次攀登，春风原本邀请了我，后来考虑到风险，我还是放弃了。所以还

是为了纪念，此次再版时，我将为春风写的那篇文章也放在了书后。

二是关于山水青居。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能乐山乐水的地方，那里没有冬夏，只有春秋，就像先哲孔子的弟子曾点在《论语》里描述过的理想生活状态：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陶渊明一直是我的精神导师，他在结束了13年仕宦生活后，回到家乡的次年，在《归园田居》最后一句里写出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人类栖居的地方，我觉得只有乡村才最接近自然，而有山有水的乡村，更是。2012年夏季我与儿子骑行318国道在拉萨分手后，来到了大理洱海边的一座乡村里，一住就是6天。后来，终于在离古城不远的一个叫马久邑的乡村，找到了一块背山面海的地方，租了一块地，又用大半年时间，建了一座小小的院舍，取名山水青居。

这是一座以山水摄影为主题的客栈，我希望它能让我过上一种宁静、自在、自足、自由的生活。

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开头一句是：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当初五柳先生如果不是那么挚爱丘山的话，也绝不会用整个后半生去坚守那种清贫，我想，那正是他心中的无价宝。我知道，我永远做不到那样，但我却想在青居门前的洱海边也种上五棵柳树，这会让我时常提醒自己：如果我有了一些钱，我一定会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彼此产生一点温暖的爱意。对我而言能建成山水青居是一种幸运。



我的另外一个幸运是：在攀登和行走间，我用镜头记录下了尽可能多的场景和故事。开始只是记录，后来则是因为喜欢，现在则成为了一种期待。我想，如果能用摄影直接呈现山水的美好，让更多的人去感动、思索并能重新认识、敬畏、感激我们这个星球，那该有多好。我想，也许，这才是当下摄影最需要解决的课题。2013年岁末，当我与《中国摄影》编辑部主任陈奇军老师谈及这个话题时，便有了该刊2014年第2期对我的一个专访。

我知道自己的卑微，但我不怯弱，我要一直积蓄力量，去坚持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将生命走得更宽。山，我会一直爬。摄影，将是我的第二座珠峰。写作，是苦难，也是我生命里的桃花源。

关键是，我不能使自己的背影模糊不清。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是一种流动的状态。

我爱流动。我以为只有山水的气韵，能消解生命深处的苦楚。

2014/3/27清晨于马鞍山

推荐序一

著名诗人、画家 杨键

我的好朋友陈钧钧的这本书里有一段文字特别感人，就是他做了20年右派的父亲有一个夏夜在吹笛子，而他母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一边配合他父亲唱着，一边将一滴泪滴进了陈钧钧的嘴里。

这一滴泪很关键。

这一滴泪里有着我们父母这一代的全部苦难，即人与人关系的崩解。

我以为20世纪最重要的苦难有三样，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三是更深层的，即人与自心的危机。

陈钧钧首先涉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他信奉的不是“我来，我去，我征服”的西方观念，在他的天性里有一种我们华夏民族对自然山川的天然敬畏，如同小时候他在父亲脊背上的感觉，又神秘，又敬爱，又温暖。表面上看起来，陈钧钧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登山者，但骨子里他其实是一个柔软的文人，一个非常细腻的诗人。他写了那么多赞美自然、赞美山川河流的诗歌，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登山者的地方，别人也许只留下了记忆，但陈钧钧不仅留下了记忆，还留下了优美的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刻思考。

陈钧钧可能在后来才认识到登山也如同一种人生，在他的人生观里，人只有与自然同在才是幸福无畏的，这就是陈钧钧让我感觉他总是在路上而很少在城里的原因，而我却总是待在原地。每次他归来，都给我带来最美丽的山川图片，最感人的历险，最优秀的行走与登山之诗。

陈钧钧一意孤行要在路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也是在路上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危机，以及更深层的人与自心的危机。

陈钧钧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行动者，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信奉者。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少的。

推荐序二

荷赛奖获得者，国际知名摄影师 Stefen Chow

如果山会说话，他们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为睿智的导师。

我经常被问到成功翻越一座高山是什么感觉？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曾经征服自然或者登上高峰，我的感觉却恰恰截然相反。在成功到达巅峰的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我们在高山上留下的脚印会为高山上的一阵清风所抚平，只留下一缕追忆。我发现，如此重要而稀有的摄影经历，也会随着记忆而消褪，但留下的影像却更持久，特别是如果图片很棒的话更是如此。我渐渐明白了登山过程中友谊的力量，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更能看清人性中最美好或最阴暗的一面。

2010年夏，在阿拉斯加攀登麦金利的时候，我认识了钩钩。我与来自新加坡的队友一起攀登，而钩钩是来自中国的登山队的一员。但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之间既没有语言的障碍也不存在文化障碍。我们彼此分享了很多：对于摄影的热爱、对自然的尊重、那种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结识新朋友的欢乐。在登山的过程中，友谊就像生死一样重要，正如永远没有人知道你会成为施救者或是被救者一样。

旅行中，我发现钩钩是他的登山队中对摄影最为钟情的一位，因为我看见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个大相机。探险中摄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因为它需要你完成一名队员的常规责任（负重、耐力）之外，聚集更多的精力和身体能量来拍照。摄影师往往是起床最早、休息最晚的那位，而所有这些挑战汇集成了持续、吃力而又艰难的探险。通过与钩钩交谈，得知对于摄影他真的是十分认真而满怀激情，并且他认为对于摄影的态度就像登山本身一样重要。

最近终于见到了钩钩拍的照片。正如我们永远不能仅仅通过封面来判定一本书一样，我们也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但我还是惊讶于他的气韵和深度。钩钩的照片上，色彩、抓拍瞬间、构图都是饱含强烈情感的潜意识。他的摄影作品是纯美的诗，我深受感动。如果钩钩是职业摄影师，我相信他会非常出色。

如此幸运地认识钩钩，了解他的故事、他的热情和他的动机，我很荣幸。

祝他未来的旅程好运，并且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

Stefen Chow：尼康签约摄影师，尼康摄影大赛、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评委，他的作品曾在美国国家地理（NG）、美国影像展（PDN）、国际影展（洛杉矶）、巴黎影展中获奖，并在国际上展出。

RECOMMENDATION

If mountains can speak, they would probably be the wisest teachers we will ever have.

I am often asked what I feel when I have successfully summited a mountain. People assume that I have conquered nature or overcome the odds. I feel otherwise. In managing to reach the summit of a mountain, I realise how insignificant one can be in the face of nature. Our footsteps on the mountain can disappear by a single gust of wind on the mountain, our traces a faint physical memory. I discovered how important photography is on rare experiences like this, as while our memory may fade, photographs last a lot longer. Especially if these are great photos. One of the things I have learnt is also the potential for strong friendships you make on the mountain, and how we can see the best and worst in people when one is pushed to the extremes.

I met Jun Jun while we were both climbing on Mount McKinley in Alaska in the summer of 2010. I was climbing with my team mates from Singapore, while Jun Jun was in a group of Chinese climbers. We became fast friends, as we have neither language nor cultural barriers. We shared lots in common; love for photography, respect for nature, and the joy of meeting new friends in faraway and unexpected places. In climbing, friendships can be as important as life and death, as one never knows when you become a savior, or being saved.

On the trip, I knew that Jun Jun was the most enthusiastic among his team mates in taking pictures, as I always see him with his large camera strung round his neck. Taking pictures on an expedition is never an easy task, as it demands that on top of your usual duties of being a team member, ferrying loads, and long hours, you have to muster that extra load of mental and physical energy to take pictures. A photographer is often the earliest to rise, and latest to rest, and these challenges get compounded on a long, arduous and difficult expedition. Through my conversations with Jun Jun, I knew that he was really serious and passionate about making his pictures tell a thousand word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photography was as important as climbing the mountain itself.

It was only recently that I have finally gotten a glimpse of Jun Jun's pictures. One can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but I was really astounded and impressed by his breath and depth. The colors, the moments, the composition were subconscious of the strong emotions that exist within Jun Jun's photographs. His photographs are pure poetry, and I was immensely touched. If Jun Jun was in the profession of photography instead, I have no doubt he would do extremely well.

I am honored, and through good fate, given the chance to know Jun Jun, know his stories, his passion and his motivations.

I wish him well on his future trips, and may we never stop exploring.

推荐序三

完成11座8000米级雪山攀登、国内最具实力的登山家 杨春风

有山友跟我聊天时，问我今年春季两支国内民间队伍攀登马卡鲁峰以及因是否登顶而发生的纷争，我知不知情。我未登过此峰，他们攀登时我又不在场，所以并不知情。但我还是勉强安慰询问者说“如果登顶是事实，则质疑或许有其他原因；若不是事实，则提出质疑是一种有正义感的举动”。

登山的记述，真实性——而不是渲染和夸耀——依然是灵魂，我跟青衣佐刀是2009年聊到这个话题的，当时他在整理当年春季攀登珠峰的记述文字，经常给我打电话，核证这次登山的一些细节。我了解登山者刚结束攀登后，回忆自己在七八千米的攀登经历时似是而非、恍如梦境的感觉，由于环境和身体状态都处于极限状态，记忆多支离破碎，这种认真的核证是必须养成的习惯。其后不久我于次年春季遭遇道拉吉里峰山难，就再一次沉陷于辛苦的核证，当然这是后话了。

青衣佐刀是国内各大登山论坛的“人气王”，他的两篇登山记述的帖子《8201米的坚守》、《我的09珠峰攀登 活着真好》，点击率和跟帖量都是最高的，我想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字好，他的一些文章更不乏颇有凭据的质疑。在谈到国内登山现况时，他有思索敏锐之处，而我当时对这些敏感的话题，半含混半回避，现在回看，在真实性以及更深层上都有所违背。

登山在运动项目中有一个独特之处：只有登山者被冠以“勇士”称号。它所倡导的勇敢——敢去、敢尝试，在“怕”字当头的当下，意义自昭。青衣佐刀坚持真实性、坚持质疑和思索，比起只会登山、登多少山来，要算大勇敢了。

相比登山爱好者数量增加的趋势，国内对登山的宣扬甚少。普通人对登山很难获得更多细致的了解和参照。青衣佐刀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这块短板的补益。不妄判曲直的真实记述，又不缺失理性的思考；对登山是可贵的宣传，也能引发更深层意义的探讨。

杨春风写于2012/10/13

自序



这不是回忆录。我是草根，只是想写出一个草根因梦想而改变，再由改变而更加草根的那些卑微的欢喜。

9年前，我只有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有一个温馨的家，还有一份稳定的教师职业。

2003年春季，央视为纪念人类登上珠峰50周年，对中国第一支民间登山队攀登珠峰进行直播，触发了我儿时就有的那个向上的梦。然后，我用了6年时间，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只是回想起2009年春季的那场攀登，依然惊心动魄。

那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支民间攀登队伍，尽管只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体，却也是大社会在珠峰上的一个时代缩影。

无疑，在那年的珠峰上，上演了一幕幕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大戏。每个牵涉其中的人都是主角，剧情有喜有悲，或悲喜交集：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专程从广西柳州骑到大本营，浪漫地向我们的一位队友求婚成功，并在大本营拍摄了婚纱照；更令人叫绝的是两位因登山相爱了几年的队友终成正果，得以在世界之巅交换了结婚戒指；还有一位只登顶过海拔5396米哈巴雪山的队友冒险侥幸成功登顶，但另一位只爬过黄山的队友在海拔8750米高高的雪坡之上却怎么也下不来了。这部大戏的结局过于黯然神伤，好人老吴死了。他原本不该死的。该死的本应是我，但我却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

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珠峰不是最大，却是这个世上最高的名利场。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爬过珠峰的人头上都有了一层荣光，做生意的人可以借此光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不做生意的，也可借此光炫耀满足自己。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另一方面，对于我来说，则因为在珠峰上的九死一生，而得以在下山后，褪去一身沉重的壳，恍若重生。

PREFACE

以前，我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是珠峰，让我学会了反省、感激和满足。此时看珠峰，珠峰则呈一面镜相，让人心地澄明。

下山后，我为学生做了很多场励志性报告，报告的题目为《梦想和坚持》。有时，黑夜中，我常常问自己，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吗？是的，我确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就是真的吗？我迄今所做的一切，纯粹都是为了梦想吗？这种自我拷问，有时，像一条鞭子高举在那里，让我惶恐不安。

我知道，真正的攀登者是没有声音的，那些大声说出来的，并不干净，这也正是让我纠结的地方。

3年了，我本该将它们都一一写出来，不论是美好，还是丑陋，但一直没有动笔的原因，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以做到更加真实客观。现在，我的性格、心态，甚至看人看事物的视角虽然都因那次对珠峰的攀登而改变了许多，但写出一些事实，就如同一个外科医生用一把手术刀在解剖自己一样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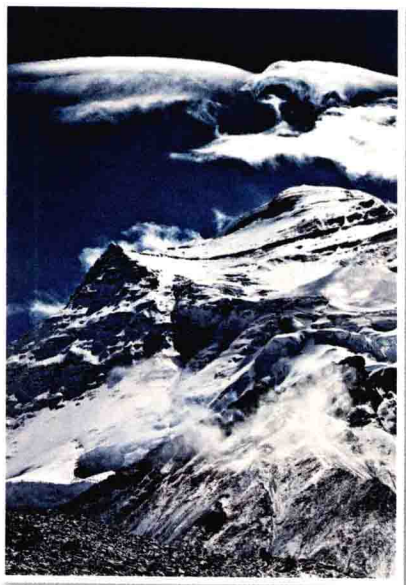
所幸，我能坚持。所幸登上珠峰后，我依然还能在路上追逐我的梦想。

而在随后几年的攀登和户外行走中，那种改变依然在进行，虽然宽度远远不够，但却能涓细如流。

在路上，我用镜头记录，并用文字叙述，其目的首先是想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其次，如果有人能因此与我一样而有些改变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原本草根的人生便有了一点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内心也会有些满足感。虽然，这微不足道。

还有，对于父亲的猝然离世，一直让我萦萦不能释怀。父亲刚烈、正直，20年右派帽子从未让他真正低下过头的秉性，我做不到。但他一生从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事实，也促使我在写这本书时为自己定下这样一条原则：一些真话可以不说，但我说出的，不能有一句假话。这，也算是对他的纪念。

自从2004年环青海湖第一次户外之行起，我便有了第二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路



上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和自由，其核心是攀登。

我的攀登也分为两次：一次用身体，另一次是思想。而第二次，才是我攀登的灵魂。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出世的，那么，开头提到的那个世界则是入世的。里面，有温馨，也有一份责任。幸运的是，我都喜欢。

两个世界的世界，对于我，才更加真实。今年，我已经10岁。

攀登珠峰曾是人类的梦想，相信，现在和以后，依然还是。

我知道，想爬的山，也许终究能够爬完，但真正的山，是在心里。人生的梦想，永无高处。

过了第二台阶后，珠峰
金碧辉煌 刘永忠摄

